

論漢字拉丁化

竺家寧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

前言

漢字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文字系統，也是當今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同時，它還是聯合國法定的五種國際文字之一。因此，它的發展和趨向，自然是全體中國人，甚至是全人類所關心的。

臺灣學者討論得最多的，是字體繁簡的問題；大陸除了部分學者有「識繁寫簡」¹的主張外，大部分的討論都集中在拉丁化的問題上。官方的看法是：維持目前簡化漢字的局面，至於是否走向拉丁化，目前並不急於推行，但是不排除將來有走向拉丁化的可能。事實上，拉丁化的準備工作已悄悄在進行，例如許多書籍、報刊、雜誌、招牌以漢字名和拼音名並列，拼音詞的寫法問題已進行了研究，²傾向於拉丁化的學者也經常撰文作宣傳工作，例如對於決策有影響力的資深拉丁化專家周有光的一連串著作，內容無不指向拉丁化的目標。他最近撰寫的著名論文《戰後國際拉丁化的新浪潮》，³即暗示漢字拉丁化是不可抗拒的趨勢。負責文字規劃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1986年發表的《關於我國當前的語言文字工作》說：

漢語拼音方向，過去曾經強調過。今年年初舉行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沒有明確重申這一點。這並不意味着今後要改變，或否定這一方面，……關於漢語拼音化，那是將來的事，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⁴

這是正式的官方意見，明白宣示目前不急於推行，但將來仍舊是要做的。漢字走向拉丁化是否可行？以下分別從理論上和實際驗證上提出一些淺見，以就

1 見《識繁寫簡——訪漢字現代化研究會會長袁曉園教授》一文，《漢字文化》1990年第1期。

2 例如《社會單位名稱漢語拼音拼寫規則》，刊於《語文建設》1991年第4期；《怎樣劃分音節》，同上；《關於烏魯木齊的漢語拼音》，刊於《語文建設》1991年第5期；1988年7月國家教委、國家語委聯合公布了《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對於普通話詞語的拼寫又出版了《漢語拼音詞彙》。

3 見《語言教學與研究》，1991年第1期。

4 國家語委會專訪稿，收入《新時期的語言文字工作》一書，北京：語文出版社，1986年。

正於專家學者。

漢字爲甚麼不能拉丁化

唐蘭曾指出：漢字的同音字特別多，如果改用拼音，在通俗作品裏含糊些，也許還不要緊，只要讀者多思索一會，或者馬虎過去就完了。但是要寫歷史，要傳播艱深的思想、高度的文化，我們立刻會覺得拼音文字是不適於我們的語言。他舉了一個故事：有位推行國語的前輩，在十餘年前用國語羅馬字寫成了一本日記，重新找到後，讀起來，有許多地方自己也完全不記得了。「天堂」跟「添糖」、「歎口氣」跟「探口氣」，讀音一樣，記成拼音文字，上下文再一含混，事過境遷，當然自己都不懂了。⁵

劉慶誥也指出同音詞在拼音文字中無法辨認的現象，⁶例如：「白樺」與「白話」、「白露」與「白鷺」、「暗示」與「暗事」「暗室」、「按語」與「暗語」、「統率」與「統帥」、「統治」與「統制」、「王國」與「亡國」、「王命」與「亡命」、「王宮」與「王公」、「粵劇」與「越劇」、「月中」與「月終」。他並作了統計，就現代漢語全部詞匯來看，同音詞大約佔10%，⁷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些雖然沒有同音詞，卻有同音的詞組或短語，如「介詞」與「借詞」、「食指」與「十指」、「食鹽」與「食言」、「向前看」與「向錢看」。若改用拼音，必造成大混亂。

趙元任曾撰《施氏食獅史》一文，若用拼音字讀之，則完全不知所云了。至於「氫」和「氣」不分，那就不止造成混亂，還會發生危險。

漢字改用拼音的另一個問題是聲調應如何標寫。若用附加調號，則滿篇文章斑點累累，眼睛都看花了。若不用調號，則同音字更大量增加，讀文章成了猜謎遊戲。若像國語羅馬字用不同的韻母形式表達四聲，則拼法之複雜，使教、學、辨認都十分困難。

此外，如地名、人名、及其他專名應連寫或分寫，⁸文言成分、外來語應如何拼寫，都是不易解決的問題。

黎錦熙曾對拼音文字之讀與寫的問題，實驗近三十年。他用拼音寫日記。他說，結果是寫得純熟了，看起來可就慢多了。看漢字，普通可一目三行；看拼音，必須一目一行，許多詞要從句子上下文猜出來，讀拼音要比讀漢字多十倍時間。因此，他的實驗結論是：「隔日即不能自喻，兩人即難共曉。」

5 見唐蘭《中國文字學》，文光圖書公司，1969年，頁112、113。

6 見《重新認識漢語漢字》一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頁84。

7 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詞彙小組於1958年編輯之《漢語拼音詞彙初稿》，收詞20,133個，其中同音同調詞計2,125個，佔總詞數百分之十強。

8 周有光曾說：「分詞連寫法是漢語拼音正字法的最重要和最複雜的問題。」

古代的漢字拼音實驗

前面從理論上說，現在我們再從歷史經驗上看。有人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我們就看看古人是如何實踐的，他們又得到了甚麼教訓？

在漢字發展的歷史上，有兩次可能走向拼音化的機會；然而，在拼音文字和形聲文字的競爭中，拼音字被淘汰出局了。中國人幾經考慮後，仍舊選擇了形聲系統，這是客觀驗證的結果，所謂事實勝於雄辯。

第一次的競爭，發生在六朝隋唐之間。由於佛教的傳入、佛經的翻譯，當時讀書人逐漸認識了拼音系統的梵文。學者、僧侶都研究梵文，學習梵文，自然而然的就有機會客觀比較漢字和梵文——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字體系。於是，在這樣的影響下，雙聲字表、⁹反切拼音法、¹⁰三十六字母、¹¹等韻圖……一樣一樣地設計出來。表面看，這些措施是代表着印度語音學的輸入；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不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實驗嗎？目的在試探漢語最後能接受拼音方式到甚麼程度。唐末守溫的三十字母，實際上已經把漢字當作音標使用，而且是定型的音標。一個固定的字形，代表一個固定的輔音，例如字母「見」即是[k]音的符號、字母「羣」即是[g]音的符號、字母「端」即是[t]音的符號，這比同樣具有拼音意識的反切，又更進了一步。因為反切上字或反切下字，都是不定型的音標，「居」、「九」、「古」、「公」等符號，都可以代表[k]音素，「渠」、「強」、「巨」、「奇」等符號，都可以代表[g]音素，「多」、「得」、「丁」、「都」等符號，都可以代表[t]音素。當時，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換個符號，而不用漢字兼代，設計一些專用符號來代表[k]、[g]、[t]諸音素，不就是拼音文字了嗎？但是，我們的祖先不曾這樣做，是保守性格使然嗎？不是，中國一向是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文化大熔爐」，六朝隋唐之間，中國人接受了印度的宗教、藝術、哲學、文學、雕刻、繪畫……其影響層面，既廣且深，幾乎改變了中國人的思想型態、生活方式，對於傳訊工具的文字，又何獨排斥呢？當時的士人沒有把漢字加以改革，並不是主觀排斥的結果；正好相反，中國人曾經很虛心地研究它，甚至依樣畫葫蘆地造出了三十六字母。但是，長久的實驗、競爭，證明了形聲文字的優越性。因此，到了字母的階段，就決定不再走下去了。這是寶貴的歷史經驗。

漢字第二次面臨拼音文字的挑戰與考驗，是元代頒行的八思巴字。這是西藏喇嘛八思巴仿照藏文字母而創製的一種拼音文字。元至元六年(1269)新字頒布，忽必烈下

9 現存最早的雙聲字表是梁顧野王原本《玉篇》的「切字要法」，列出了二十八對雙聲字，代表二十八種不同的聲母念法。

10 反切拼音法導源於東漢，盛行於六朝。它代表了中國學者對字音分析的成熟。

11 三十六字母流行於宋朝，其前身為唐末沙門守溫的三十字母，見於敦煌發現之唐寫本《守溫韻學殘卷》和《歸三十字母例》。

詔書曰：

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

顯然，皇帝之用意是想藉此新字來取代原先使用的畏吾兒字和漢字，並用來拼寫全國境內各民族的語言，實現「書同文」的理想。以八思巴字拼寫的漢語資料，現在保存下來的還很多，例如當時的官方文件、碑刻、印章、牌符、錢鈔、圖書、題記，以及用此文字書寫的《百家姓》和《蒙古字韻》。

元朝雖然時間不長，但如果拼音文字的確有其優越性、的確能適合漢語，又經過元代政府的大力推行，應該有充分機會可以取代形聲系統的漢字。實際上呢？沒有。拼音文字再度在和形聲文字的競爭中失敗了。

結 論

由前面的討論，無論從理論上看，或從實踐上看，漢字絕不是保守、原始的文字，而是高度發展成熟的文字，它是全體中國人智慧的結晶。從歷史上看，漢字在發揚文化、團結民族上，一直起着巨大的作用。今天，世界各國逐漸了解漢字，有興趣學習漢字的人愈來愈多。這樣的形勢不僅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工作開展了新氣象，而且對世界語言文字及其理論的發展，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漢字有其成功的理由，它也具有強大的競爭力與適應力。鑑往知來，我們深信未來漢字仍將繼續繁榮壯大，永不可能為拼音文字所取代。